



浅析白先勇《台北人》中的文化乡愁

李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余光中把乡愁比作一湾浅浅的海峡,大陆和台湾,分开的是空间上的距离,分不开是浓浓的乡愁。白先勇见证了那一段时代的苦难,他用一部《台北人》以14个人物的不同故事,构建起了“台北人”的心灵史。用“文化乡愁”这一概念为自己的乡愁找到了一个栖息之地。用作家的悲悯反思着时代,关切时代中的人。从小乡愁、大乡愁到“文化乡愁”,对于“乡愁”的理解更深刻,让时代带来的遗忘被精神填充,为“台北人”更为民族找到了精神家园。白先勇的“文化乡愁”不仅有文学的意义,更对于我们理解我们民族的精神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文化乡愁;历史反思;悲悯情怀

【中图分类号】 G4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433(2020)08-0203-02

一、乡愁何处寻

文学的不断演化与发展中,不论戏剧、神话、小说、散文等。“乡愁”都是永远流传,一直被人们追寻解读的概念。很多作家都在追问“我的故乡在哪里”。郁达夫曾认为故乡是人出生的地方,一个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死后可以被安葬到他出生的地方。鲁迅也曾谈到过在中国的乡土文学中,“乡愁”、“故乡”一直是作家们生活在异乡而意识上回归的文学,根源于近代中国文学家的不可逃脱的失落感。近代中国很多人无奈走上异国他乡,他们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成了“遗失者”随之而来的“遗失感”让他们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故乡,结果都难寻找到。

《台北人》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乡愁”,白先勇经历了“挣扎”,或者说他的“灵魂”不同于常人,他看到了“台北人”在精神上的缺失,也看到了这一代人的“挣扎”,他们被命运无情折磨着,始终找不到定位,回忆无处安放,更无法正视现在生活,不知怎样去生活,乡愁之苦不断侵蚀他们精神,他们只能“栖息”在这块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白先勇为他们找了一份寄托,就是“文化乡愁”,作为自己乡愁的载体,文化中找寻,结果可能还是失败,但这是白先勇的思考。他在思考这份“失落感”从何而来,该怎么排遣,这是“文化乡愁”的根基。

二、最忆是乡愁

(一)贵族军官盛衰乡愁。《国葬》是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的最后一篇,被誉为每一个“台北人”的墓志铭,作为一个将军的后代,人生经历极其相似,都被军队荣耀照耀过,当下却变得失去光泽,因此白先勇对军队人物描写极富深意,在小说凸显了台湾的军队人物,重点写他们战争后的心理变化和家国意识,以及盛衰变化中的那份乡愁,这也构成了白先勇“文化乡愁”的重要部分,贵族军官的盛衰乡愁。

《国葬》中最浓墨重彩在描写的就是“秦义方”。整个国葬背景是为李浩然将军举行一场葬礼,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现一位经历荣耀之后现在面对衰败现状老兵的人生态度。通过四位老兵的个性化的诠释,不仅有着乡愁,更多的是内心深处对老兵的同情,对历史沧桑感的惋惜。这样的人物搭配和设置,是对“文化乡愁”的诠释,同时也是心灵真实描写。

白先勇把最重的笔墨留给了“秦义方”,似乎在他身上,就是这份乡愁的寄托。年老的秦义方从一出场就和那些前来参加“国葬”的人不同,须眉全白、穿着一身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步履蹒跚仍然坚持要向老将军磕头来表示敬意和怀念。借助他的视点,看到另外两个老人:香港隐居的章司令,台北荣民医院的叶副司令。这是李将军在北伐时有三员猛将,小说没有重点去描写两位军衔很高的老将军,而对曾经“年轻、能干、又得宠”的刘行奇进行深入的表现。此刻却是一位“身披玄色袈裟,足蹬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①的老和尚。他只是拜了三拜,就离开了,一个老者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记忆,尽显凄凉。四位老人每一个行动和交流,都体现他们心中对老将军的怀念,及心中的敬意。不仅仅是对老将军的纪念,更是对那个他们心中最光荣的时代逝去的纪念,这是国葬的本义。他们隐居、住院和出家的现实,是他们被社会边缘化的体现,也象征

着时代一去不返。国葬,真正的仪式感是埋葬记忆,埋葬他们的光荣时代。小说最大的情感表达点在于最后结尾处,灵车上秦义方站在车上“他一把抓住车栏杆上一根铁柱,佝着腰,喘了半天,才把一口气透了过来。迎面一阵冷风,把他吹得缩起了脖子”这一段动作描写,极富深意:对白先勇笔下的老一辈“台北人”,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情感和过往经历,因为地域的变迁,他们无奈的将记忆封存。可心中永远有一束火焰,这束火焰就是他们心中的荣耀,只要这束火焰不熄灭,他们对于生活就永远有着希望,而秦义方就是老一辈“台北人”的代表。从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到回忆历史,他们只有通过“仪式”来重新地把一个个历史事件,把一份份记忆重新串联起来,他们才能重新或得信念。

(二)平民自我塑造乡愁。这篇小说在《台北人》中极富特殊性,主人公赖鸣升是一位曾经的军官,可是现在的身份却是一位伙夫头,这样一种人物定位不同于《国葬》当中的秦义方,他始终坚守着军人的那份风度,赖鸣升经历了人生的转化,在来到台北后赖鸣升可以说是成为了平民,这种身份的转化带给了他不一样的感受,因此他身上的这份乡愁和其他人也不同。

现代文学中,鲁迅的阿Q,深刻地启示了处于迷茫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阿Q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本身,更在于自我塑造。大量的中国作家都是自我精神的找寻者,因为精神境界的不同,他们的“灵魂”有超前性,因而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也让自己陷入精神的挣扎,必须借用一些符号或意象,重新建构自我。

《国葬》是盛衰荣辱的乡愁,《岁除》更多地是自我塑造的乡愁。在餐桌上,赖鸣升讲述自己的“过去”的事迹的时候,除了他,没有人听,刘营长更关心当下军队,骊珠和俞欣更关注未来幸福,刘英则关注除夕鞭炮。《台北人》中白先勇不止一次的用到了这样一种人物设置方式,为体现“文化乡愁”这样一个主题,选择用“新”与“旧”对比方式,“新”是当今台北年轻人,他们关注今天生活。而“旧”就是指曾经见证过国民党在大陆荣耀的那些老人们,他们的记忆永远留在了昨天,这种模式类似鲁迅的“看”与“被看”模式。赖鸣升形象类似鲁迅笔下阿Q。整个宴会,赖鸣升谈论到最多的词汇是“老子”谈论到最多的事物是“酒”,这种方式很类似于西方的“酒神精神”虽然赖鸣升不胜酒力,但仍要喝,这种方式是自我控制能力的弱化,通过喝酒,自我意识终于可以张扬,终于可以在自己回忆中建构自己理想形象,在喝酒中,他享受着辉煌的过去,台儿庄战役,是赖鸣升一生的荣耀,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血脉,融入到了国家血脉之中,在这种情感下赖鸣升最后以一种近乎于原始和野性的方式,扯开衣服,展示自己的伤口,一个碗口大,发着银红色光的伤口,这是他一生的骄傲。这也是赖明升这部小说中最大的自我实现,也最显著地体现了白先勇的那种对于自我实现的文化乡愁。最后,赖明升还是喝多了,而且醉态很不好看,结尾类似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暗含了这种自我实现的不可能实现的结局。有意思的是,赖明升答应刘英去放鞭炮,可再一次的食言了,他没有看到除夕的炮竹,在中国人看来,放炮意味着除旧迎新,赖鸣升的世界还是没有崭新的开始,他还是坚守自己的那种自我感。

三、乡愁忆难忘——“文化乡愁”的美学意义 (下转第206页)

作者简介:李超(1995—),男,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及学科教学。



分析的研究,能够使學生一分为二的看待人物的好坏,通过这样的分析,形成自己的选择和评价标准,对人物的复杂性做出公允的评价,全面的看待人物。通过此类分析模式的培养,让学生不至于盲目的模仿某一人物的处事态度,在面对媒介信息带来的影响时不再被动的结束,而是主动地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

(三)运用语言教学,培养多元审美观。语言能够反映事物,具有安静,朴素的特征,与其他媒介相比,提供的信息是静止的,但也有其不可替代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语言文字虽然不具竞争优势,但提供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因此语言能做到,同一句话具备不同的表达含义的特征。要善于通过语言教学,提升学生对诗歌、戏剧等传统文学的认同感,通过语言形成多元的审美观。能够在流动的现代媒介中通过语言教学的影响,正确认识媒介的特点,不至于有所偏废,利用语言文字的独到之处,在学习语文教学时,根据人物内心反应出来的丰富性,深入理解,提高审美能力。在面对媒介复杂性时,提升对传统媒介的认同。

(四)利用写作提升对媒介作品的解读。阅读和思辨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使用媒

介,完善自己,需要提升中学语文教学中写作的应用性。在课堂内容中渗透更多的新闻要素使其和其他媒介作为学习内容导入语文教学,能够利用时代感的教学平台,为学生进行相应的影视文化知识教学,以其为例,进行写作的开展,有意识的让学生在掌握影视文化之后,进行社会学的评析和产品美学的欣赏。系统的讲解,提升写作内容和方法,使学生能够发表自己对媒介内容的看法,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更好的在讨论中进行思想启迪,提升分析媒介信息的能力。

三、结束语

语文教学中渗透媒介素养是十分重要的。受到信息化时代的影响,为学生培养媒介素养,能够使学生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媒介信息时,树立良好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抵制不良媒介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能力,全面的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 [1] 顾芳.论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实施[J].新课程(中学),2018(9).
- [2] 吴佳桐.探究加强中学语文教学中媒介素养的教育[D].2016.

(上接第203页)

(一)以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表达含蓄美。中国文学,从诞生之初的巫术文化开始就重视文化的含蓄美,白先勇是一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和熏陶的作家,因此中国文学的象征性的含蓄美给了白先勇很大的启发,同时白先勇还受到了西方的一些学说的影响,比如英国文学评论家帕西·卢伯克的影响,因此在创作中,白先勇总是让小说的故事本身来讲故事,作者不要过多的去干涉,作为作者他注意与小说人物的距离。避免作者过多的介入文本。他这样就以一种中西方结合的方式,用西方的形式和东方的内容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含蓄的“文化乡愁”世界。

在《台北人》中,这种象征性的含蓄美,是多样化的,彼此独立又相互交织,使得整体象征语境含义丰富,形式多样。同时也使得“文化乡愁”这一概念大大丰富了,这样一个深刻的概念,通过了这样一个个象征,就含蓄又不失通俗的表现了出来。白先勇以精炼的笔墨表达了“文化乡愁”极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近代小说的独特模式“象征性的写实小说”。

(二)以悲悯的情感表达对于人心的关注感。白先勇是有精神困顿,不知“乡愁何处寄”因此陷入精神迷茫中,他笔下的人物也都如此。这是白先勇“写心”艺术。这一点也和他的生活有关,在那样一个大家族之中,白先勇生活是富足,优越的,但是他天生具有忧郁气质,让他在这样一个家族之中并没有享受生活富足,他学着去观察每一个人,通过这样,他将自己心中无法和他人倾诉心境表达了出来。同时古代文学也给了他启示,白先勇从古代文学中获得的不仅仅是文字美丽,更多是一条基本规律,每一个人物都是有着伤感和愤慨这两种精神气质的结合体。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红楼梦》、亦或是五四以来的近代文学。这样的人物,一直没有间断。在这里找到了共鸣,在到西方学习和生活后,白先勇对于这种生命感,有了更多悲悯之心,在存在主义关于人存在方式的哲学的影响下,白先勇对于人的存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的孤独感和痛苦感在刺激着白先勇作为一个作家的内心。

(三)以历史性的深切关注表达反思感。《台北人》的开篇,有一句话“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时代的伤痛”^①是白先勇在《台北人》中深切关注的地方,他写了“时代中的人”反映了“时代中人的痛苦”,这也是“文化乡愁”的时空起点,立足这一点,白先勇大量的作品的题材是关注到了历史、时代。但是他从来没有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去写历史进程,而是把视野放在时代中“颠沛流离”的“台北人”,他们本来是“大陆人”但是时代,让他们的身份改变了,因为这份身份认同的改变,他们有了更

多的历史感,白先勇用文字替他们“发声”,他在发挥着中国文学对历史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的传统。

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塑造的艺术形象非常丰富,不仅有曾经的显赫贵族军官,去国外留学的学生,身处底层的平民工人,困窘落魄的知识分子,还有风月场上的歌女,军官家中的妻妾佣人。这些丰富的人物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回忆。面对时代带来的深刻改变,他们的人生也随之改变了,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他们除了回忆,就是逃避,他们的人生悲在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更悲在命运的不可捉摸,在今非昔比的沉浮中生活着。^②同样是书写“家国”情感,很多的作家选择了把这份情感如洪水般的宣泄出来,而白先勇则在小说中首先表现了他对于这部分“台北人”的同情,他作为这部分“台北人”的一员,他深知在这样的社会变化中人们的心灵,他将自己的思考也写进了作品中,在这样的历史下,他笔下的人物在悲慨的同时,也在反思着。这段历史,不单单是历史的失落,也是人的心灵和人性。白先勇将这份反思概括为“他们(我们),成了精神上的孤儿,内心肩负着五千年回忆的重担”这样的概括,让《台北人》不单单具有了历史感,同时有了历史感下的反思美。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以“文化乡愁”为线索去审视白先勇的《台北人》,感受到不仅是“乡愁”难寻迷失感,更多感受到了白先勇精神,和他深深的历史反思感,在动荡历史中,每一个人都都在找寻着遗失乡愁,秦义方、赖鸣升等等一些列“台北人”他们有着不一样的乡愁,怎么让这些“乡愁”有一个“栖息”之地。“文化乡愁”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不管时间、空间怎么改变,不管记忆有再多而模糊,自我有再多的沉浮,“文化乡愁”的种子一旦在心中种下就不会改变,这就是“台北人”或者讲是“中国人”的根,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灵魂的真正栖息之地。

参考文献

- [1] 山口守.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J].华文文学,2001,总第44期:第50页.
- [2] 袁良骏.白先勇小说艺术论[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 [3] 沈红芳.白先勇《国葬》中的人物形象与国家认同[M].河南:河南大学文学院,2010
- [4] 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第1页.
- [5] 白先勇.台北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版
- [6] 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注 释

- ① 白先勇.台北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14.
- ② 白先勇.台北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